

麟
湯帝海山記
楊太真外傳
竊憤錄
謝小娥傳

求
心
錄
湯帝開河記
高力士傳
南燼紀聞錄

中山狼傳
湯帝迷樓記
裴仙先別傳
御製紀夢



中山狼傳

撰人不詳

中華書局

中山狼傳

此據古今說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中山狼傳

趙簡子大獵於中山。虞人導前，嬖奚騁右，捷禽鸞獸，應弦而倒者，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怒，唾手奮髯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慎氏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遁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。驚塵蔽天，十步之外，不辨人馬。時墨者東郭先生，將北適中山以干仕，策蹇驢，囊圖書，夙行失道，卒然值之，惶不及避。狼顧而人，言曰：「先生豈相厄哉？」昔隋侯救蛇而獲珠，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中，以延殘喘？異時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大矣，敢不努力，以效隋侯之蛇。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以犯趙孟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？」然墨者之道，兼愛爲本，吾固當有以活汝也。遂出圖書，空囊橐，徐實狼其中。前虞跋胡，後虞蹙尾，三內之而未克，徘徊籌處，追者益近。狼請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先生速圖。」乃踣蹄其四足，索繩於先生束縛之下，首至尾，曲脊掩胡，蜎縮蟻屈，蛇盤龜息，以聽命先生。先生如其指，入狼於囊，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，引避道左，以待趙人之過。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，不勝怒，拔劍斬轅端，示先生罵曰：「敢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質就地，匍匐以進，跪而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于世，奔走四方，寔迷其途，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？然聞之，大道以多岐亡羊，夫羊一童子可制之，向以多岐而亡，今狼非羊比也。况中山之岐，可以亡狼者何限？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不幾於守株緣木者乎？況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，今茲之失，君請問諸皮冠行道之人，何罪哉？且鄙人雖愚，亦熟知夫狼矣，性貪而狠，助豺爲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。又安敢

諱匿其踪跡哉。簡子默然。回車就道。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。良久。羽旄之影漸沒。車馬之音不聞。狼度簡子之去已遠。乃作聲囊中曰。先生可以留意矣。願先生出我囊。解我縛。拔流矢。我臂我將逝矣。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出咆哮。謂先生曰。適爲趙人逐。其來甚遠。雖先生生我。然饑餒特甚。使不食。亦終必亡而已矣。與其餓死道路爲烏鳶食。毋寧斃於虞人之手。以俎豆趙孟之堂也。先生既墨者。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。又何吝一軀。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。遂鼓吻奮爪。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。且搏且卻。擁蔽驢後。狼逐之便旋而走。自朝至於日中。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。先生亦極力爲之拒。遂至俱倦。隔驢喘息。先生曰。狼負我。狼負我。狼曰。吾不獲食。汝不止。相持既久。日晷荏移。先生心口私語曰。天色苟暮。狼若羣至。吾死矣。夫。給狼曰。民俗爲疑。必詢三老。第行矣。求三老而質之。苟謂我當食。我死且無憾。狼大喜。卽與偕行。踰時。道無行人。狼饑甚。望見老樹。僵立路側。謂先生曰。可問是老。先生曰。草木無知。叩焉何益。狼曰。第問之。彼當爲汝言矣。先生不得已。揖老樹。具述其始末。問曰。狼當食我邪。樹中蟲蟲有聲如人。謂先生曰。是當食汝。且我杏也。往年老圃種我。不過費一核耳。踰年華。再踰年實。三年拱把。十年合抱。於今三十年矣。老圃我食之。老圃之妻子我食之。外至賓客。下至奴僕。我食之。又時復鬻我實於市。以規利。其有德於老圃甚腴。今老矣。不能斂華就實。老圃怒。伐我條枚。芟我枝葉。且將售我工師之肆。取直焉。噫。以朽朽之材。當桑榆之景。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。而不可得。汝何德於狼。乃覬倖免乎。言下。狼鼓吻奮爪。以向先生。先生曰。狼爽盟矣。矢詢三老。今值其一。何遽見食邪。復與偕行。狼愈饑甚。望見老梓。曝日敗垣中。謂先生曰。

可問是老。先生曰：向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又禽獸耳，更何問焉？狼曰：第問之，不問將啗汝矣。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牴，再述其始末。問曰：狼當食我邪？牛皺眉瞋目，舐鼻張口，向先生作人言曰：是當食汝。我頭角繭栗時，勛力頗健，老農鍾愛我，使貳羣牛，從事於南畝。既壯，羣牛日以老憊，我都其事。老農出，我駕車先驅，老農耕，我引犁效力。老農視我如左右手。一歲中，衣食仰我而給，婚姻仰我而畢，賦稅仰我而輸。今欺我老弱，逐我於野，酸風射眸，寒日吊影，瘦骨如山，老淚如雨，涎垂而不可收，步艱而不可舉，皮毛俱亡，瘡痍未差。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，其妻復妬，又朝夕進說其夫曰：牛之一身無棄物也，其肉可脯，皮可革，骨角可切，礎爲器，指大兒曰：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胡不礪刃於礪以待乎？跡是觀之，我不知死所矣。夫我有功老農，如其大且久，尙將蒙禍，汝何德於狼？乃凱倖免乎？言下，狼又鼓吻奮爪，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毋欲速，遙望老子，杖藜而來，鬚眉皓然，衣冠閒雅，蓋有道者也。先生且愕且喜，舍狼而前，拜跪涕泣致辭曰：乞丈人一言而生。丈人問故，先生曰：是狼爲趙人竄幾死，求救於我，我生之。今反欲啗我，我力求不免，誓決三老，初逢老樹，強我問之，草木無知，幾殺我。次逢老牴，強我問之，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丈人，是天未喪斯文也，願賜一言而生。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之，歛戲再三，以杖叩狼脰，勵聲曰：汝誤矣。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汝速去，不然，將杖殺汝。狼蹙然不悅曰：丈人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初先生救我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我跼蹐不敢息，又蔓辭以說簡子，語刺刺不能休，且詆毀我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，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得不啗？丈人顧先生曰：果如是，亦羿有罪焉。先生不平，具道其囊狼之意。狼亦巧。

言不已以求勝。丈人曰：是皆不足信也。嘗試囊之。我觀其狀。果困苦否。狼欣然從之。先生囊縛如前。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曰：有匕首否。先生曰有。於是出匕。丈人目先生。使引匕摘狼。先生猶豫未忍。丈人撫掌笑曰：禽獸負恩如是。而猶不忍殺。子則仁矣。其如愚何。遂舉手助先生。操刃共殲狼。棄道上而去。